

斯蒂芬·褚威格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1

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是一本名著，書名也是非常之經典。有時在歷史某個特定的時刻，凡人都可煉成金子，值得被記錄下來。

例如書中寫到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。在 1849 年的聖彼得堡。零下幾十度的嚴寒的行刑場。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參與反沙皇組織被綁在行刑柱上。行刑隊舉槍鼓聲響起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沙皇的特赦令到了。死刑改為流放。徹底粉碎了他早年篤信的空想社會主義，取而代之的是對人的無限悲憫與對苦難的凝視。褚威格認為，這一分鐘「殺死」了那個普通的熱血青年，同時誕生了一位洞穿人類靈魂的先知。沒有那一刻的瀕死體驗就沒有後來的作品《罪與罰》與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。

從此以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總有一種焦灼的、在深淵邊緣行走的氣質。他筆下的人物個個都像是在經歷末日審判。命運給予天才的禮物往往包裝在最殘酷的災難之中。褚威格想要傳達的「群星閃耀」不一定是光榮的勝利，亦可以是致命的創傷。但正是這種創傷打開了通往偉大的入口。對於現代人來說，這是一個關於韌性的極致寓言：那些殺不死你的終將使你變得更強。

人類群星閃耀時

作者： 史蒂芬·褚威格

出版社：方舟文化

斯蒂芬·褚威格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2

在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中，褚威格把最深情的筆墨獻給了兩位另類的「失敗者」：羅馬的西塞羅和俄國的托爾斯泰。他們一個是古羅馬的政治家，一個是近代俄國的大文豪。但他們都面臨著同一個終極難題：當個人的良知與強大的現實發生衝突時，該如何選擇？他們的答案是：選擇失敗與選擇死亡，但絕不妥協。

讓我們將目光投向公元前 43 年的羅馬。西塞羅，這位年過六旬的演說家，本該在鄉間別墅裡與希臘典籍共度餘生。他並非天生的英雄，他猶豫、恐懼，甚至貪戀舒適。但當馬克·安東尼試圖將共和國變成獨裁領地時，這位老人拿起了唯一的武器：語言。他在元老院發表的《反腓力辭》，直接批評安東尼。結局是：他的頭顱與雙手被砍下，釘在羅馬廣場的演講台上。西塞羅的失敗，標誌著羅馬共和的終結，預見了安東尼的失敗，也同時標誌著人文主義精神的開端。

與西塞羅那種主動燃燒的悲壯截然不同，書中另一個章節《滑鐵盧的一分鐘》，則展示了另一種毀滅性的力量——平庸。若說西塞羅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英雄，那麼格魯希（Grouchy）元帥就是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罪人。

褚威格在描寫滑鐵盧戰役時，沒有寫拿破崙或威靈頓，而是聚焦在格魯希，他忠誠、勇敢、守紀律，是拿破崙最可靠的執行者。然而，正是這種對「死命令」的盲目服從，釀成了帝國的毀滅。當遠處滑鐵盧的炮聲隆隆作響，那是皇帝拿破崙求救的信號。這短短的一分鐘內，格魯希內心經歷了劇烈的掙扎。是違抗軍令去擁抱未知的勝利，還是墨守成規去執行過時的指令。最終，平庸戰勝了天才，繼續執行追擊普魯士軍隊這條毫無意義的命令。拿破崙的帝國同時崩塌

褚威格讓我們看到，歷史對於「平庸」是何等的不寬恕。但在歷史的轉折點上，缺乏變通與擔當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。

人類群星閃耀時

作者： 史蒂芬·褚威格

出版社：方舟文化

卜正民《縱樂的困惑》

卜正民的《縱樂的困惑》是一部關於明代商業與文化的精彩著作。我們總愛把明朝想像成一個靜止的龐然大物，然而，卜正民告訴我們，這個靜止畫面到了明代中葉已經被徹底打破。打破它的不是外敵，而是那些為了追逐利潤而奔波於途的商人，以及他們行囊中的最佳夥伴——「路程書」。

試想一下，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，商人如何導航？《一統路程圖記》這類書籍的暢銷，標誌著知識不再是士大夫的專利，而是商賈手中的生存武器。書中詳細考證了這類暢銷書的內容，其細緻程度令人咋舌。這些指南不只列出從徽州到蘇州的每一條水路、每一個稅關，更是一部「江湖防騙手冊」。書中會用黑體字警告讀者：某處客棧有「仙人跳」，某個渡口的船夫喜歡敲詐，甚至教導商人如何辨別假銀子。

更有趣的是，這種商業出版甚至催生了明朝版的「AI」——《尺牘雙魚》這類信件範文書。在一個講究人情關係的社會裡，如何得體地說話、寫信是極高的文化門檻。一個識字不多的棉布商人，不懂如何寫信向官員行賄，或者不知道該用什麼語氣向欠債人催款怎麼辦？只需買這本書，裡面有幾百種應對場景的範文供你直接抄寫。

這些範文書將原本屬於士大夫階層的「文化資本」，拆解成了可以零售的「實用工具」。你不需要通讀四書五經，只需要找到對應的條目，就能模仿出文人的口吻。這種現象讓當時的傳統文人焦慮不已，他們感嘆「文字」的神聖性被金錢徹底瓦解，社會充滿了偽裝和僭越。明朝的崩潰並非因為停滯，反而是因為它內部的商業活力超出了舊體制的承載極限。

縱樂的困惑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卜正民《縱樂的困惑》

在傳統史書的宏大敘事中，女性往往是隱形的。但卜正民透過「棉花」，讓我們看見了明代江南女性如何掌握經濟話語權，以及隨之而來的時尚失控。

書中引用了松江府「城中夜夜織機聲」，記載明代中葉江南棉紡織業爆發，帶來了顛覆性的後果：一個熟練紡織女工的現金收入，往往超過了在田裡耕作的丈夫。這是一個震撼性的社會變革。儒家倫理講究「男尊女卑」，經濟現實卻是「女強男弱」。當女性成為家庭現金流的主要來源時，她在家庭內部的地位必然上升。

當時衛道之士恐慌起來，抱怨婦女「不守婦道」，喜歡穿金戴銀，甚至在街頭與男性討價還價。這種自信直接導致了時尚的失控，也就是書中所述的「服妖」。

在朱元璋的時代，穿什麼衣服有嚴格的法律規定，農民只能穿布衣，顏色也有限制。但到了晚明，這些規定早已成為廢紙。萬曆年間，蘇州的婦女們瘋狂追逐新款式，今天流行高領，明天流行寬袖，一種款式推出幾天，就會傳遍整個江南。最諷刺的是，名妓往往成了時尚的引領者。在晚明的社交圈中，名妓因其才藝和審美，成為了類似今日「KOL」的角色。良家婦女們在後面模仿名妓的妝容和衣著。士大夫們痛心疾首，分不清誰是良人誰是妓女，其實是分不清誰是貴族誰是平民。

這種「身份的混亂」，讓固守等級制度的士大夫感到深深的恐懼。他們稱之為「服妖」，認為這是國家滅亡的徵兆。但在我們看來，這正是消費主義萌芽的標誌。女性通過織機與消費，在那個男權社會裡打開了一道自由的門。

縱樂的困惑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卜正民《縱樂的困惑》

有錢之後怎麼辦？這是晚明社會面臨的最大焦慮。當溫飽不再是問題，人們開始尋求某種能證明自己「與眾不同」的標記。卜正民在《縱樂的困惑》書中描繪了一幅極其荒誕又真實的畫面：當商人們腰纏萬貫，他們迫切需要一樣東西來洗走身上的銅臭味，那就是「古董」。這本書揭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產業鏈——蘇州的「造假業」。

這不僅僅是商業欺詐，背後其實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。傳統士大夫原本靠著「文化修養」佔據社會頂層，他們擁有詮釋什麼是「美」、什麼是「雅」的權力。現在，商人試圖用錢買斷文化，試圖通過購買古董字畫來躋身士紳階層。為了反擊，文人們開始編寫各種「品味指南」。

這些書詳細規定了什麼是「雅」，什麼是「俗」：花瓶要插什麼花，茶具要用什麼窯，牆上要掛什麼畫，都有嚴格標準。他們的目的是築起一道高牆，設立一套複雜的文化密碼，把那些只有錢沒有文化的暴發戶擋在外面。

但結果非常諷刺，商人們把這些罵他們的書買回去，當作「購物指南」來讀。文人說什麼是雅，商人就去買什麼。文人說宣德爐雅，商人就去買宣德爐；文人說宋版書雅，商人就去買宋版書。結果，原本代表清高的文人審美，轉眼變成了市場上的流行商品。這種「雅」已經泛濫成了另一種「俗」。

這種對「物」的痴迷，反映了晚明社會深層的身份焦慮。這本書的標題「縱樂的困惑」正是對這個時代最好的註腳：人們在物質的享受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，同時也在精神的荒原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。我們看著晚明人為了假古董而瘋狂，正如我們在名牌店外排隊一樣，都是試圖用物質填滿內心的那個無底洞。

縱樂的困惑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